

省委



最具政治智慧的官场生存小说

班子

许开祯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许开祯/著

省委班子

最具政治智慧的官场生存小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省委班子 / 许开祯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99-3816-5

I. ①省…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8128号

上架建议: 畅销书 | 官场小说

省委班子

著 者: 许开祯

责任编辑: 刘 霁

特约编辑: 伍 志 康 慨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姜利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05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816-5

定 价: 35.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第一章

如果说以前普天成只是翰林书记跑在最前面的一条腿，帮翰林书记征战沙场，平定天下，现在他就成了翰林书记的另一个大脑。省府两年，他的智慧和谋略发挥到了极致，靠着这些智慧和谋略，翰林书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佳绩。在是非面前，他的镇定与果断又成了一把剑，帮翰林书记扫清一个又一个障碍，最终宋翰林以骄人的政绩和无人可争的绝对优势，顺利地到了省委，做上了江苏省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034

第二章

看一个省的省长跟省委书记是否配合得好，不用去研究他们的背景，也不用去探究他们的政治主张，只要留心一下他们在会场上的表现，就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路波担任省长后，继续保持着他在海州市委书记时的风格，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该拍板的事情，会在第一时间拍板。对难点热点以及重大敏感问题，既回避也不推托，总是能出人意料地拿出解决办法。但独有一条跟以前不像了，就是他知道怎么从一把手转向二把手。

059

第三章

常委们见面，老要在茶上做文章，说些跟茶有关的话题。不明白的人还以为，常委们都是品茶专家，其实不然，是别的话题不好说，也不能公开说。多数常委又不抽烟，见面后为了化解尴尬，只能拿茶做文章。几乎每个常委的办公室，都放着好几种茶。来的客人不同，拿出的茶也不同。普天成拿出的，是南怀市委书记上周末专程让司机送过来的铁观音，依普天成的判断，这茶至少三千元一斤。

092

第四章

官场的可畏之处就在于你永远也不知道别人背后站着谁！其实这也是官场的可敬之处，如果大家都知道了，玩起来就太没意思。但是世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顺着任何一条细小的河流，都能找到它的源，这源说穿了还是权力。

130

第五章

脚踩两只船，看似一种保险的方式，实则是一种最愚蠢的方式。无数事实证明，这种人从来就没保险过，掉进水里淹死的机会远大于那些忠心耿耿踩一只的。政治在考验你的智慧的同时，也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洞察力，脚踩两只船，说穿了还是意志不够坚决。千万别忘了，船跟船之间是有距离的。距离其实就是障碍，就是分歧，就是走得远和走不远的差别。

165

第六章

俗话说，官场三件事，谁遇谁着急。这三件事一是班子调整。调整就意味着有人要下，有人要上，梦寐以求的事，会在夜间成真，谁个心里不激动。二是反腐……听到纪委两个字，睡不着觉的还是大有人在。第三是选拔后备干部。这三件事，说穿了本质是一样的，就一个字：升。升才是官场的根本，也是官场中人拼命奋斗的理由和信心。

199

第七章

这不是个好兆头啊！莫名的，普天成就替这次调整担忧起来。上面捂着的本意就是不让下面乱活动，但事实恰恰相反，你把盖子捂得越紧，下面越没底，就越想活动。省里吃不到定心丸，索性就去北京，反正现在关系千丝万缕，一个看似很平常的人冷不丁背后就跳出一个大关系，何况杜汉武他们。活动是会带来负面作用的，扯起的秧越多，处理起来就越乱，到时也就越被动。不知道这些问题翰林书记想到没？

235

第八章

翰林书记在吉东的做法，让普天成既喜又忧。喜的是，翰林书记借着别人的手发力，可以不显山不露水地将徐兆虎他们置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从而彻底地让他们丧失反扑的机会。……但，普天成还是不敢太过高兴，相反，他心头的阴云更重了。翰林书记这样做，不是他的风格啊，难道他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把吉东这块疤彻底剜掉？再者，普天成也发现，翰林书记现在越来越喜欢表面的东西了。

266

第九章

整个下午，普天成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什么事也不想做，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就两张面孔。这两张面孔曾是那么亲切，现在，却变得狰狞，变得可怕。秘书进来过好几次，见他痴痴地站在窗前，也不敢打扰，悄无声息地出去了。桌头的电话响起，手机也在一次次叫响，普天成懒得接。他还从没有这样六神无主过，以前不论怎样，心里总是有信心的，也有高昂的斗志在激励他。但是这一次，他像是被什么东西击垮了，再也打不起精神。

299

第十章

国平副省长一出事，等于是—石激起千层浪，原本藏着的，掖着的，潜在水下面的，全都跳了出来。外界传说最有竞争力的是他和化向明，他却觉得，除翰林书记和路波省长，其他常委都在努力着，只不过努力的方式以及表现出来的姿态不同罢了。有天开完会，何平走进他办公室，用很亲切的语言说：“差不多了吧，原来遥遥无期的事，忽然一下就近了，好事啊，老天要成全你。”

从瀚林书记办公室出来，普天成心情沉重，短短二十分钟的谈话，让他心里起了好几道波澜，身上也有了汗。时值五月，海东的天气有点燥热，南北相间的气候，热来得早，俗话说五月热，六月闷，七月八月不出门。但瀚林书记的办公室是装着空调的，让人出汗还是少有的事。

普天成努力将这份沉重压在心底，没事的，真的没事，一切都会过去。他这么安慰着自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往楼下去。

普天成的办公室在八楼，瀚林书记在十二楼。从八楼到十二楼，可以乘电梯，也可以不乘，平时普天成都选择不乘，他习惯走楼梯上去。走楼梯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乘机看看，超然副书记还有部委的同志们在做些什么，大家平日都说忙，忙得吃饭时间也没有，但普天成总认为，这忙至少有一半是做出来的，是说给别人听做给别人看的，真要是忙到吃饭时间也没有，海东的工作就不是现在这样。但这些话是不能说的，只能藏在心里，有时心里也不能藏。他这个秘书长，心里藏的东西本来就多，再要把不该藏的藏进来，那是会出问题的。不过观察还是必需的，不随时随刻掌握其他同志及主要部委的工作情况，他不能算是称职。这些，是他在政府做秘书长时养下的习惯，虽说因此开罪了不少人，但在主要领导那里，他始终是称职的，这也是瀚林书记力排众议将他放在省委秘书长这个位子上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好处，普天成可以借这个机会思考。

普天成平时太忙了，他的忙是真忙，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演戏给谁看，秘书长这个位子不容许演戏。这么说吧，只要一进办公室，这个批示那个文件，就把他绑架了，想动一下身子都没空。还有从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每一个都要他亲自接，电话里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大到全省的方针政策，小到某位领导家里的保姆从哪找，他都得一一作答。有些问题实在回答不了，他会记下来，该请示哪位领导，他得在规定的时间内请示到。光请示还不行，还



要把领导的指示批转下去，有些用文件批转，有些在电话里批转，文件和电话都不能批转的，他要把相关人员约在某个地方，认认真真跟人家谈上一次。一次贯彻不好，得两次，两次贯彻不好，得多次。总之，他要把领导的指示不打折扣地传递下去，还要负责落实。如今传达指示容易，难的是落实。下面这些部门，你稍一放松，它就偷懒，或者打折扣。一个人打不要紧，如果一级一级打下去，事情就很麻烦了，走样不说，还会给你办得不伦不类。省委调整班子前，前省委书记吴玉浩通过秘书长郭顺安给他交代过一件事，广怀市下面有个副县长，是吴玉浩妻子的远方表侄，这人以前从没找过吴玉浩，听说中央要调整海东省的班子，吴玉浩很可能要调走，于是他费了不少力气，终于找到了吴玉浩家里。如果是以前，吴玉浩也不可能为一个副县长说话，但这次他真要调走了，就想在海东留下些什么，于是就让秘书长郭顺安跟广怀方面打个招呼，把这件事办了。郭顺安那段时间太忙，海东调整班子，搞得省委、省府两个大院人心惶惶，谁都在找自己下一步的位置。郭顺安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连任省委秘书长，到外省去希望更是渺茫，一门心思就在人大和政协寻找自己的位置，实在抽不出精力去办吴玉浩交代的这件事。再说郭顺安也把这事当成了小事，没怎么在意，正好普天成那段时间在广怀，陪翰林同志督查广怀的非公经济发展。郭顺安就在电话里将这事托付给了普天成。省委、省府两个秘书长互相之间托付事情，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反正两人都是为领导服务的，一个服务不过来，找另一个帮忙，很正常。普天成欣然答应，并按照郭顺安在电话里说的，如此这般跟广怀的领导明示了。可是两个月后，原书记吴玉浩离开海东，到中央任职，临行前特意将普天成叫去，先是感谢一番，说他办事认真，有一丝不苟的精神。夸奖之词比平常多了几倍，听得普天成脸红，很不自在。正要谦虚，吴玉浩话头一转，带着批评的口吻道：“天成啊，你在政府秘书长位子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两年时间了吧，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有分寸的同志，没想到，这一次，你把大家的分寸都丢了。”普天成一头雾水，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又不好明问，只能弓着身子不断地做检讨。做到最后，吴玉浩不耐烦了，摆摆手道：“行了天成，我也没有怪罪你的意思，只是想提醒你一下，以后办事，稳妥点，千万别把一件小事办成大事，这样不好，对大家都不好。”

这是吴玉浩当书记三年来第一次批评他，当然也是最后一次，因为第二天，吴玉浩就要离开海东，到中央某部委任职了。这批评普天成挨得很不舒服。

服，也觉得憋屈。等吴玉浩走后，他调查清事情的原委，才知道吴玉浩批评得一点不过分，该批。你猜怎么了，那位副县长托吴玉浩，是想为自己大学毕业两年的女儿安排工作，他在广怀能力有限，女儿想进市建设银行，他努力了半年都没努力成功，迫不得已，才求到吴玉浩门上。普天成也确实是这样跟广怀方面叮嘱的，让他们跟银行通融一下，能办就给办了。没想广怀方面大显神通，不但让副县长女儿进了银行，还把副县长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将他从临安县调到岭南县，从副县长一步到位提拔为县委书记。

这样的破格提拔，在政界是很少有的，所以吴玉浩听了，也感到震惊。当然，这事不叫打折扣，叫什么呢，普天成也想不出一个好词。

有了这样的教训，普天成就变得格外小心。他跟着宋翰林从省府挪到省委，虽说还是秘书长，但手中的权力还有肩上的担子，明显比以前大得多、重得多了，如果再犯类似愚蠢的错误，他就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要想不出错，唯一的办法就是事必躬亲，特别是眼下这关键时期，大小事都不能马虎。马虎出人命，这是对法官说的，对普天成，则是马虎出大乱。大乱其实不比人命差多少，有时候，更严重呢。这样一来，本就忙得不可开交的普天成就更忙了，几乎没有时间去揣摩领导的心思，更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秘书长必须思考的问题。走楼梯给了他机会。普天成走楼梯有两种情况，一是领导叫他，二是他有重要工作向领导当面汇报。不管哪种情况，他都是要见领导的，而且这时候的领导不再是一个泛义词，他成了具体的某个人，比如翰林书记，比如超然副书记。这样，他复杂的脑子一下就简单了，他可以把其他事暂时从脑子里请出去，专心致志去想这个领导。他叫我什么事？如果他问起某件事某个人来，我该怎么应答？有时候领导们或许什么也不问，就把他叫去，随便聊上几句，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这种时候就更要小心，越是不谈事情的时候，就越是有一大事要发生的时候。

这一天普天成却破例进了电梯。还好，电梯里没人，普天成摁了一下“8”，长长出了口气，跟翰林书记谈话的内容又冒了出来。普天成刚要思考，电梯停了，进来两个人。普天成赶忙调整一下表情，就听原孙涛书记的秘书秦怀舟问他：“秘书长好。”普天成冲秦怀舟微微一笑，算是打过招呼。后面紧跟着进来的，是人大副主任郭顺安。这两人怎么在一起？普天成皱了下眉，冲郭顺安道：“一大早就上这边来，有事？”郭顺安表情木然地说了一声：“有事。”然



后就盯着电梯里那幅张贴画。那张贴画是普天成担任省委秘书长后通知办公厅后勤处贴上去的，上面是修改过的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五要五不要。郭顺安当秘书长时没贴这个，贴的是电信部门的广告，普天成认为省委办公大楼电梯内贴广告不妥，跟副秘书长李源交换了下意见，就把新印制的张贴画贴了上去。

郭顺安一定是才注意到，要不然，神情不会那么专注。郭顺安不理普天成，普天成也不好硬理人家，目光扫向秦怀舟。秦怀舟大约没想到会在电梯里碰上普天成，显出几分尴尬，脸上是想笑不敢笑的那种表情。普天成理解地扭过目光，心里再一次问，这两人怎么会在一起？

电梯很快到了八楼，普天成如释重负地出口气，冲郭顺安点点头，也没说什么，挺着腰杆走了出来。

秘书曹小安说，刚才吉东市委副书记马效林来过电话。普天成哦了一声，没问什么事，问了曹小安也不会知道，没有人会跟领导秘书谈具体事，最多问一声领导去了哪儿，什么时候有空，等等。普天成分神的空，曹小安又拿来一份文件，说是政府那边刚拿来的，急件，要他今天就给个意见。普天成再次哦了一声。曹小安从普天成的语气里觉出了什么，默站了一小会儿，给普天成的杯子续满水，轻轻出去了。普天成听见了一声锁门的声音，他知道曹小安为他锁上了门。

瀚林书记的谈话就在这时候冒出来，普天成软倒在老板椅上，感到口干，舌也燥，想喝水，拿起杯子，却喝不下去。他刚把杯子放下，板桌上的电话响了。普天成没有急着拿起，等了一会儿，铃声仍然不断，这才拿起话筒，不紧不慢问了声：“哪位？”

电话那头迅速传来马效林的声音。

普天成咳嗽了一声，“是效林啊，刚才是不是打过一次了？”

马效林嗯了一声，声音不大正常地说：“秘书长，说话方便不？”普天成下意识朝门望了一眼，道：“方便，你讲吧。”

“最近他们又在活动。”马效林的声音有点变形，听上去像是被什么吓住了。普天成不满地摇了下头，又听马效林道：“挑头的还是那几个人，不过……”马效林顿了一下，又道：“姓徐的这次好像在暗中支持。”

普天成本不想打断马效林，一听他又用姓徐的三个字，恼怒地提醒一声：

“秘书长您别生气，我也是——一时激动。对了，昨天我还见徐兆虎跟王化成他们一起吃饭，这事，您要早着手啊。”

马效林说完这句，就等普天成做指示。普天成拿着话筒，一时不知说啥。他脑子里涌出很多张脸，有些是曾经很熟悉、很亲切的面孔，有些虽然不亲切，但也不能算是敌人。除王化忠跟李国安几个，普天成自觉都对得起他们，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冲他下黑手，要置他于死地？

普天成最后什么也没说，略带几分黯然地挂了电话。

然后，他就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失神起来。

刚才瀚林书记找他，也是这件事，王化忠他们把举报信写到了省纪委，纪委化向明书记又把信转到了瀚林书记手里。瀚林书记说：“如果我没记错，这是第五封了。天成啊，你怎么搞的？”瀚林书记很少用这种责备的口气跟他说话，自从瀚林书记把他从吉东调进省政府，他们之间便有了一种新的默契，关系也比以前更进了一步。如果说以前他只是瀚林书记跑在最前面的一条腿，帮瀚林书记征战沙场，平定天下，现在他就成了瀚林书记的另一个大脑。在省府两年，他的智慧和谋略发挥到了极致，靠着这些智慧和谋略，瀚林书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佳绩。在是非面前，他的镇定与果断又成了一把剑，帮瀚林书记扫清一个又一个障碍，最终宋瀚林以骄人的政绩和无人可争的绝对优势，顺利地到了省委，做上了江苏省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他跟瀚林书记的默契，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瀚林书记由单纯的欣赏他、器重他变成依赖他。前几次王化忠他们的举报信，都是瀚林书记强行压掉的，当然，已经离任的吴玉浩书记也起了不少作用。总体来说，吉东那边的风波能平息下去，跟两位主要领导的关心和保护分不开。可是谁知，本来已经灭了的火，最近突然又死灰复燃，而且大有燎原下去之态势。

“控制不好，是会出乱子的！”这是瀚林书记刚才跟他说的话。但是怎么控制，由谁来控制，瀚林书记没有说，也不会说，普天成就得费心费力去揣摩、去思考了。

普天成起身，来到那尊陶器前。

省委秘书长普天成有一件陶器，就摆在他办公桌对面的书架上，马恩列斯毛选集下面。此陶器形状酷似不倒翁，下部面积较大，重心偏低，上部为弯月型，宛若妙龄女子的手臂，婀娜升起，托起一球状物。球状物酷似古时男人



头顶之发冠，也有说其形状更似男人生殖器之顶部。总之，是让人浮想联翩的那么一个物件。这物件是普天成在龟山县做县长时得到的。那时普天成年轻，四十岁不到，是省里少有的青壮派之一。一日，龟山发大水，洪水肆虐，卷走房屋无数，牛羊数千只，山民被迫退缩到龟山山腰处，普天成在一个名叫白云观的道观里设起了临时指挥部，指挥干部群众抗洪救灾。那场洪水持续了整整半月，交通中断，通信设施全部被摧毁，他们就像困在孤岛上的战士。所幸，因他指挥得当，那场洪水只卷走了两名抢险干部的生命，山民无一受伤。事后，普天成受到重奖，官升一级，被提拔为龟山县委书记。又是半年后，普天成忽然想到白云观去看看，顺便想跟道长妙山真人商量一下，县里想拿出一笔钱，重修白云观。哪知到了龟山，白云观依旧，只是不见妙山真人。问观内道人，皆说十日前踏云而去，不知何时回来。普天成站在观前那棵参天大树下，望着曾经被洪水包围的龟山县城，发了一阵感慨。正欲下山，一小道人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一黑木匣子，双手捧给普天成，说真人离开时，曾嘱托他，农历腊月十三若有贵人来观，必送此物。小道人还说，此物乃白云观镇观之宝，据说在道家手中传了已有八百多年。普天成听了好奇，当着小道人的面，打开黑木匣子。掀开层层叠叠的包裹，一缕青烟从双手间飘出，随后，普天成看到了陶器。

此陶器为青釉色调中最古朴的一种，素称“秘色”。普天成捧着这件形状怪异结实笨拙的陶器，看着它青中发灰的颜色，脑子里忽然记起《高斋漫录》里的一句话来：“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造，为供奉物，臣庶不得用，故曰秘色。”

普天成虽不爱收藏，对古董也没啥兴趣，但凭白无故得到这么一件宝物，还是十分珍爱。况且小道长随后又说，妙山真人还有句话留给他：世间之理，皆在陶中，坚守本色，扶摇直上。

普天成一路带着这陶器，也带着妙山真人这话，从龟山干到了海州，由当初的县长，干到了现在的省委秘书长。真可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因其独特的从政理念和老到的官场艺术，在海东官场中享有“官场教父”之美称。不少人以为，当年妙山真人因为一场洪水，窥到了天机，早就料到普天成会出人头地，才将那宝物馈赠于他。也有人说，普天成沾了“不倒翁”的光，他一路能逢凶化吉，一定是冥冥中有无形之手在保护他。普天成对此始终保持缄默，不过他对这件宝物的爱惜程度，却超乎人们的想象。每次升官换地方，别的都可

以不带，独独这陶，他定是像请神一样要请来。有人信誓旦旦说，普天成每日都像拜佛那样，虔诚地拜陶三次。还有人说，普天成每每遇到苦恼或解不开的疙瘩，就跟陶请示，陶能让他走出迷津，化凶为吉。对陶器颇有研究的省委副书记马超然一开始也觉得这陶神奇，因为他压根儿没想到普天成会来到省委，还做起了省委大管家。后来他到普天成办公室，刻意对那件酷似“不倒翁”的陶器研究半天，最后忍不住捧腹大笑。

马超然说，这陶虽是古董，实际上却是古时缠足女子的专用溺器。旧时缠足幼女双脚疼痛难忍，不能下地，白天有家人搀扶，夜间小便只有用这种溺器了。类似的器皿，在性文化博物馆中就有。

普天成听了并不生气，早在马超然鉴定之前，他就将陶器带到北京，请一专家鉴定过。专家大惊，说此物价值连城，这件陶器是唐代甌窑青瓷釉的代表作，宫廷所用，是皇太子花重金买来送给皇父的，意在祝愿皇父的江山永远不倒。专家又说，这物一直在达官贵人间流传，清乾隆时，被和珅妻子、宰相相英廉的孙女意外得到，带进了和府。和珅非常喜爱，摆在床头夜夜把玩。至于和珅死后，此宝物怎么又到了民间，又怎么被道人所得，专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不过他再三叮嘱普天成，但凡稀世珍宝，必是祸福各半，要普天成善待此物，最好将它交到国家博物馆去。

因为没有第二人知道，普天成便将专家的话藏了起来，表面上他故意信着马超然的话，别人问起便说，一件尿壶，不值钱的，之所以摆在那里，是它跟了他多年，有了感情而已。别人听了，也就一笑了之，并不认为普天成真就拥有一件宝物。

普天成自己，却是将它视为神物的，且不说它给自己带来那么多好运，单是这物的颜色，还有它的象征意义，就够他琢磨一辈子。

此物色泛灰蓝，釉面无光，最不引人注目，却最耐时间考验。

想想看，官员脸上哪个没有这样的色彩？

陈旧而不耀眼，古朴而不张扬，老成持重，四平八稳，虽左右摇摆却不失中心。头颅高昂，预示着要想戴红顶子，就得伸头去要，去争；大肚稳重地放在地上，意味着要想做得稳，还得根基深。无论色调还是造型，都蕴藏着官场大智慧。

普天成静静盯住那陶器，像是盯住某个遥远的地方。这已成了他的习惯，



每每遇到棘手的事，脑子里一时没了主意，普天成就盯住那陶器。仿佛，那陶器会提醒他，给他暗示，给他智慧，给他渡过难关的办法……

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省政府秘书长于川庆打来电话。于川庆跟普天成是老关系，老朋友。普天成在吉东市做市委书记的时候，于川庆是另一个市的市长，两人的交情自那时开始，后来又因普天成顺利做上了海东省政府秘书长，成了省府领导，这份友谊便日渐加深。这次中央调整海东班子，原省长宋瀚林接替吴玉浩，出任海东省委书记，原省委常委、海州市委书记路波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路波放弃若干热门人选，最后还是把自己的老部下、老搭档、海州市常务副市长于川庆带进了省政府，做起了政府那边的总管。这样，普天成跟于川庆，又由朋友变成了搭档。

“领导忙啥呢，刚才我让小丁拿过去一份文件，请领导牺牲一下时间，抓紧看看，这边催呢。”于川庆说。

普天成对着话筒呵呵了两声，“还能忙啥，你忙啥我就忙啥呗。文件小安跟我说了，马上就看。”

于川庆知道普天成忙，也不敢多打扰，打这个电话，一方面是礼节，另一方面，也有提醒的意思，他怕普天成一忙，把事情耽搁了。省长路波催得紧，这文件本周就要发下去。临挂电话，他又说：“有些日子没一起坐了，这周如果有空，聚聚？”

普天成依旧呵呵了两声，“周末再定吧，现在说了不顶用。”

挂了电话，普天成拿过材料，十分投入地看起来。普天成有一种过人的本领，不管遇了啥事，有多严重，只要回到工作中，立马就能定下神来。于川庆就羡慕普天成这个本事，说他定力好，排除障碍的能力更好。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于川庆身上，于川庆是没有定力坐下来看材料的。

材料其实也不是多紧，省政府要在全省政府机关开展作风纪律整治活动。前段时间，也就是路波省长还没上任之前，省政府发生了一起可怕事件，省统计局一位副局长带着三名下属还有自己的小情人，到某风景区游玩，中间下属喝醉了酒，跟景区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副局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出手打了景区工作人员一巴掌。这一巴掌正好让到景区拍摄照片的一位摄影师拍到，凑巧的是，摄影师是一位老纪检，又是省政协委员。副局长发现后，强行要摄影师删掉照片，摄影师不从，双方差点再次发生冲突，幸亏景区管委会领导赶到，

才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摄影师把照片还有事件全过程贴在了网上，引发了一场网络大战，有网友把此起事件称为“巴掌门”，更有好事者采用人肉搜索的办法，将副局长多年来的一些不良行为全都贴到网上，其中就有他多次在上班时间去小情人开的酒吧聚众赌博的违纪事实。“巴掌门”事件让政府蒙了羞，也让海东的形象在网友面前一落千丈，如今事件虽说过去了，副局长连同几名下属都得到了处理，但后遗症仍在。省政府决定借此事件，在政府各工作部门及直属机构开展一次作风纪律整治活动，仔细检查省政府机关作风中的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顿，从而建立起机关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同样的活动省委这边已先行一步，文件是上个月下发的，工作也开展了不少。政府所以慢了半拍，是上个月路波省长到中央党校参加一个短训班，其他领导一时又拿不定主意，路波省长回来后很生气，听说已在政府几次会上点名批评了两名副省长，特别是他学习期间主持政府工作的常务副省长周国平。

普天成很快就把文件看完了，这样的文件一般不会有啥问题，要开展的活动是在常委会上早就定下的，具体实施内容也经几次讨论，加上省委这边又在先，有范本可以参考，政府那帮笔杆子如果连这么一份文件都起草不好，笔杆子这碗饭就白吃了。普天成只加了两个字，原文件有段话是这么写的，围绕促进科学发展和建设中部强省的工作大局，如何如何，他在强省前面加了“大省”两个字，将原来单纯的强省改为大省、强省，让文件的高度一下就上升了不少。普天成很有成就感地盯了一会儿那两个字，然后抓起电话，要打给于川庆。号拨一半，他突然停下，想了那么一会儿，拿起文件，就朝楼上走去。

普天成这一次没乘电梯，他习惯性地走了楼梯。副书记马超然办公室是在十楼，普天成想让超然副书记再为文件把把关，虽说这是政府的事，但也是海东省的事。超然副书记本身就是秘书出身，他对省委、政府两边的文件和材料要求很严，经常亲自动手，为文件润色和把关。普天成敲门进去时，超然书记正在发短信，看到普天成，把写了一半的短信废了，手机合上，问：“秘书长有事？”

普天成就把自己来的意思说了，双手顺势将文件呈给马超然。马超然说：“行啊天成，两边的心你都操到了。”普天成客气了一下，道：“川庆让我把把关，我哪有那个水平，就想请马书记过过目，毕竟这事是常委会上定的，马虎不得。”马超然嘴里说着“好的，好的”，接过文件，放桌子边，眼睛却盯在普天成脸上。他的目光有些怪味，普天成被他看得很不自在。这中间普天成就看



到一样东西，一个刚刚打开的手机包装盒，三星牌的。普天成猛就联想到前面电梯里看到的秦怀舟，秦怀舟的妻子在电信部门工作，担任市场推广部的副总经理。普天成下意识地瞅了一眼桌上的手机，是部新的，三星，高端产品，价格应该在一万以上。

马超然注意到了普天成的目光，并没回避，而是意味深长地又盯了他几秒钟，道：“天成啊，最近怎么气色不好，可别太累了，注意身体。”

普天成的脸就阴了，马超然这句话，还有说话时的表情，让他忽就意识到什么。他硬挤出一丝笑：“最近身体是不大对劲，马书记您先看，我就不打扰了。”

马超然也不挽留，只道：“天成，别把自己累着了，工作要大家干，我看你下面那些人闲的，就你一人在忙。文件我马上看，过会儿你让小曹来拿。”

普天成又说了句：“谢谢，辛苦书记了。”然后就告辞出来。

普天成再次回到办公室，感觉就跟前面完全不同。前面从瀚林书记那儿回来，他是怕，是怵，是被一股莫名的不祥笼罩；这次，心里就怪怪的，好像生出一些不该生出的东西。

普天成自信，他脸上是绝无半点不好气色的，不管多大风浪，他心里都装得下，也必须装下，不会也不能挂到脸上。官场风雨二十多年，他也算是久经考验了的干部，要不然，别人不会送他“官场教父”这个雅号。普天成明白，马超然这样说，是故意，带着挖苦的意味，这就是人跟人的不同。海东班子中，要说普天成树了敌，那也只能是超然书记。这跟他无关，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结局一开始就摆在了那里，由不得你选择。正职跟副职是天生的对手，这在官场已成铁的定律。你一心一意跟着正职，在副职眼里，自然就成了敌人。他们是拿你当“帮凶”的，而不是别人眼里神圣的“幕僚”。你尽管对他们也毕恭毕敬，从不抱什么阴暗的目的，但仍不能阻挡他们把你划到敌对的那一面去。普天成已习惯了这种划分，事实上你想做所有人的朋友，那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会傻到放弃跟正职的良好关系，而刻意去跟副职套近乎。谁能舍本求末呢？

普天成不明白的是，马超然从哪得知的消息？没有消息，马超然不会把幸灾乐祸写在脸上，他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明里暗里，总在做着手脚。宋瀚林曾形象地讽刺过他，说他像一只跳蚤，就怕同仁不出事，同仁出事，他比自己升官还高兴，忍不住就要跳起来。普天成脑子里反复闪现着马超然刚才说话

时的表情，闪着闪着，忽然明白了。墨彬，一定是墨彬跟马超然说了什么，马超然后面那句话，明显是替副秘书长墨彬说的。墨彬是马超然书记的专职秘书长，上届就是，他跟马超然的关系，众人皆知。最近墨彬突然表现得跟普天成不太配合，时不时还要闹闹情绪，故意给普天成制造点麻烦。

所有这一切，都跟来自吉东的检举信有关。

也许，他又要面临一次人生大风暴了。

· 2

晚上十点，吉东市委副书记马效林来了。普天成下午有应酬，中央文明办来了几个人，调研海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本来由省委常委、宣传部叶部长陪就行了，临吃饭前，叶部长的秘书给曹小安打电话，让曹小安请示一下普天成，能不能一同陪陪中央来的领导。按常规，这种电话是不能打的，中央来检查团，省上由谁汇报工作，由谁陪同参观，都是事先定好的，包括一日三餐，具体由哪些人陪同吃饭，在哪里吃，吃的规格与档次等，都有规矩。但叶部长让秘书打了，就证明他想让普天成也去。普天成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人家好心请你，不能不赏脸，况且，叶部长是京派干部，以前在团中央工作。对京派干部，普天成向来是尊重而又敬畏的，他跟叶部长虽然都是省委常委，但人家排名在前，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常委是为叶部长这些常委服务的。下午的招待宴安排在后海山庄十二号小楼，级别很高，菜的档次是按接待正部级领导的标准定的，酒是茅台特供酒，烟是海东地产烟中档次最高的“海东”至尊，一条五千多哩。可惜文明办的领导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就少了敬酒的麻烦。吃饭多了，你才发现，敬酒是件很麻烦的事，有时候客人未必想喝，但只要酒摆在那里，你就得敬，敬来敬去，不想喝的人也给喝多了；有时客人想喝，而你又实在喝不下，你还得豁出命来喝。这还算是好，伤胃不伤工作。要是敬酒过程中弄不好出个啥疏漏，哪怕是极细微的，那也会伤及到整个工作，有时还会连累你个人的前程。普天成吃过这方面的亏。他在吉东当市长时，就因敬酒过程中不慎把酒杯打翻了，酒溅到了副省长衣服上。副省长当时没说什么，很热情地跟他碰了杯。但是不久之后，他便听说副省长对他有了意见，意思是他狂傲